

杭州破产法庭揭牌成立

通讯员 钟法 本报记者 高敏

本报讯 2019年12月31日下午，杭州破产法庭在杭州市中级法院揭牌成立。这是继北、上、深之后，最高人民法院批准设立的全国第二批破产法庭，目前，浙江省已有杭州、温州两家破产法庭。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批复，杭州破产法庭管辖杭州市辖区内地(市)级以上(含本级)市场监督管理机关，以及上城区、下城区、西湖区、拱墅区、江干区、滨江区市场监督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公司(企业)的强制清算和破产案件;前述强制清算和破产案件的衍生诉讼案

件;跨境破产案件以及其他依法应当由杭州破产法庭审理的其他案件。基于这个管辖批复，杭州破产法庭将新增集中管辖原属杭州六主城区管辖的强制清算案件、破产案件及相关衍生诉讼。

当天杭州中院还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杭州破产法庭负责人徐鸣卉介绍了近年来杭州法院破产审判工作成效。杭州中院从2010年起指导推进全市法院破产案件的受理工作。目前，全市除杭州互联网法院外，各基层法院均实现常态化受理破产案件。2017年以来，杭州两级法院共受理破产案件696件，申请破产案件予以受理的比例在95%以

上。2017-2019年，共审结破产案件428件，促使397家企业依法有序退出市场、近79家企业获得新生。3年来，通过破产程序，全市共盘活企业账面资产超390亿元，出清土地11873余亩、房产464万平方米。

为提高破产案件审理质效，杭州中院还积极探索破产案件简化审理，2019年，全市共15件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均在6个月内审结;推行“互联网+”审判模式，借助各类平台，通过线上召开债权人会议、线上申报债权、搭建破产资产网拍平台等，确保破产程序透明高效。

(上接1版)

但金晨昊还是食言了。在医院里，他没有哭;在告别仪式上，他也没有哭。但思念是人生最难坚持的时刻。父亲走后，金晨昊发了疯似的回忆着和他说过的每一句话、在一起的每一个片段、藏在每一个细节里的父爱，经常清晨醒来眼角还挂着泪，“我还想和您说说话，哪怕一秒，只一秒。”

“他仿佛就在我身边”

冥冥之中，金晨昊总有一种预感，自己会追随父亲的脚步，也成为一名警察。他曾询问父亲对于自己从警的看法，金健勇只笑笑说：“干你喜欢干的事儿就行——但必须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只可惜，当金晨昊领到浙江警察学院的编号为“1”的录取通知书时，父亲再也没有机会看到这一幕。

1.8米的个头，穿上笔挺的制服，金晨昊的眉宇间有着超出同龄人的成熟与稳重。他选的专业是治安学。进入大学的这半年，每天早晨6点起床，出操或集训，再三五成群迈着整齐的队列步伐，去教学楼上课或图书馆看书，尽管日子单调重复，却也有机会让他重新审视警察这份职业。

在少不更事的年纪，金晨昊曾对这份职业充满厌恶，他甚至觉得，正是这身警服，让父子二人产生了距离感，也占据了父亲陪伴家人的美好时光。再年长一些，他对这份职业又有了畏惧感。金晨昊依稀记得，有一年，金健勇一声不吭地被同事送回家，手里还拎了一大袋子药。后来母亲告诉他，父亲在出警过程中被人打伤了头。

但诸如此类工作上的事，金健勇对儿子总是只字不提。直到2019年10月底的那次金健勇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上，金晨昊才真正了解到，父亲是那样勇敢，面对挥舞着打火机扬言要点煤气自焚的男子，他二话不说就冲了上去，手上的那道疤正是在抢夺打火机过程中留下的;他是那样暖心，在走访幼儿园发现大多数家长骑电瓶车不戴头盔时，一面安排民警定期给老师和学生上安全教育课，一面提议用党员活动经费买了爱心头盔送给幼儿园;他是那样有责任心，忙碌之余每天或早或晚，都要去看看他负责的那条西蒋支渠，记录河道的变化。

“感觉有些遗憾。这些事要是由他亲自讲述，对我而言或许更有意义吧。”再次重温父亲的从警路和初心，金晨昊发现，父亲犹如自己的从警路上的引航灯，“他仿佛就在我身边，时刻提醒着我，当好一名警察真的需要终身学习探索，其中意味无穷。”

时间是最好的证人，逃不离的欢喜与悲伤，都被悄然记录。时间也是治愈伤口最好的良药，在金晨昊看来，黑夜虽然漫长，但天亮后，定会有阳光照在身上。



金晨昊收到编号“1”的录取通知书

新人“立规矩”被蒙脸浇水致窒息死亡 传销只是外衣,实为黑社会性质组织 3名首要分子及主犯被判死缓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吴闻哲

将毛巾盖在被害人脸上不断浇水，直至被害人窒息死亡,这仅仅是因为对方不愿配合非法活动而对其“立规矩”……2019年12月30日，由绍兴市检察院提起公诉的邱某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拘禁、故意伤害、抢劫、诈骗案一审宣判，首要分子及主犯邱某、杨某妹、李某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其余16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7年6个月至3年6个月不等。

“立规矩”致人死亡

2018年3月，广西人谢某通过朋友认识了韦某。韦某说他在绍兴一家物流公司上班，月薪保底6000元，让谢某也去那边工作。谢某心动，前往绍兴，没想到就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当年3月23日，谢某到绍兴后，根据韦某等人的指引，来到袍江新区某小区的一处民房内。谢某进去时，屋内有十余人，这些人让谢某和“李主任”握手并自我介绍。谢某没握，李某等人立即对他拳打脚踢。谢某这才意识到，自己落入了传销组织。随后，众人对谢某搜身，没收了他的手机、身份证等随身物品。怕谢某家人起疑，这伙人当晚还让谢某给家人打电话报平安。

想到这可能是自己唯一的逃脱机会，电话中，谢某突然向家人呼救“我被骗进传销组织”，一旁监听的团伙成员立即捂住了他的嘴巴。见谢某不老实，在团伙上级“经理”邱某、绍兴地区“大主任”杨某妹的授意下，李某、韦某等人

对谢某进行“教育”。众人按住谢某的手脚，不顾谢某反复呼喊求饶，扼住其颈部，将毛巾盖在他脸上后不断对口鼻浇水，直到几分钟后谢某不再动弹。见情况不妙，几人慌忙将谢某送至医院后逃离，但为时已晚，谢某经抢救无效死亡。医护人员感到异样报了警。次日，多名团伙成员被警方抓获，李某等人也先后落网。

谋取被害人钱财

2017年起，杨某妹等人以谈恋爱、找工作等为诱饵，不断将全国各地的被害人诱骗至窝点。对新加入者，团伙会举行名为“抖开”的仪式，不仅搜身没收手机、身份证、银行卡等随身物品，还要求新加入者与窝点管理者握手并为对方擦皮鞋、端茶倒水等“立规矩”。同时，新加入者会被指派一名“带师傅”，上厕所、打电话都必须向“带师傅”申请。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谋取被害人的钱财。团伙成员会持续对新加入者以“坐寝”“上课”的方式进行洗脑，灌输“投资”“发财”等概念，并要求购买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人际网络项目”产品，每套售价2800元。一旦新加入者拒绝购买，轻则冻饿、罚站、罚跪、罚做俯卧撑等，重则被灌水、殴打、长时间不允许睡眠等。有被害人曾两天两夜不让睡觉，并被脸上浇水;也有被害人被要求抱着沉重的米袋罚站，或者让被害人只穿一条内裤躺在冰冷的手面上，并用冷风机对其吹风……待被害人随身财物被榨干，团伙成员便逼迫他们以诱骗家人汇款、网上贷款等方式继续购买“产品”。

“心意领了，橘子不能收”

新年第一天，郎某就来到临海市公安局杜桥派出所，一定要送2箱橘子给民警吃。几天前，桃渚人郎某夫妻在杜桥街头卖橘子时收到假币，民警火速破案，不仅将使用假币的一对夫妻抓住，还追回了郎某夫妻的损失。“心意我们领了，橘子不能收。”民警婉拒了橘子。

通讯员 叶明奎 摄

已超出传销行为界限

残酷折磨下，大部分被害人选择屈从，也有人配合团伙成员对其他被害人实施洗脑和体罚。在2017年上半年至2018年5月，邱某、杨某妹等人以暴力或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实施非法拘禁、故意伤害、抢劫、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共对40余人实施非法拘禁，其中被拘禁时间最长者达11个月;故意伤害致1人死亡;实施抢劫21起，劫得财物合计33万余元;诈骗6起，骗得财物合计6.7万余元。

2018年6月、12月，公安机关先后将杨某妹、邱某以涉嫌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等移送审查起诉。经仔细审查案卷材料、讯问犯罪嫌疑人、梳理事实证据，检察机关分析认为，邱某等人虽假借传销名义活动，但其团伙或已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如有稳定的犯罪组织和明确的组织领导者，且以暴力、威胁等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当地经济秩序和社会治安，这些特征均已超出传销行为界限。

本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既不拔高凑数，也不降格放纵”的原则，检察机关列出补充侦查意见18条，派员全程指导侦查;侦查机关成立专案组侦办，最终根据事实证据认定这个团伙虽名为“传销组织”，本质为通过实施非法拘禁、抢劫、诈骗等犯罪活动谋取非法利益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检察机关对邱某、杨某妹等19人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及诈骗罪提起公诉。经过庭审，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实和罪名，遂作出上述判决。